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媚梨小傳

媚梨，英國美女子，世所稱尤物者也。生於倫敦京城，固世家裔，稍式微矣。女父掌教書院，頗有文名。女兄考授律正，衙署中公務，必延其折衷。女生而警慧絕倫，書過目即能成誦。各國語言文字，悉能通曉，而尤擅長於算學，時出新意，雖疇人家名宿，無不斂手推服。塾中同學有約翰者，美丰姿，最精於幾何、代數，與女同一師。暇時各出疑義，相與辨析。女所思奇幻，迥不猶人。生雖略輸一著，總以授受同一淵源，堪稱伯仲。生與女兩相愛悅，目成眉許，誓為伉儷，惟約翰為樂工子，與女門閥非敵體，故格於父母命，不得行。蓋泰西雖由男女相悅而婚，然門第懸殊，家世清濁攸異，亦不能遽為撮合也。顧二人此時志比漆膠，心堅鐵石，難以驟離，因聞烟事不諧，兩情抑鬱，計不如先作比翼之鰥鵲，莫為分飛之勞燕。距書塾半里許有一山，峰巒重疊，樹木扶疏。山不甚高，其上有故侯第，荒廢已久，尚留數椽，為遊人憩息之所，特其地深僻，人罕至者。生女相約於此，以遂幽歡，繾綣方濃，綿繚至，如是者非一日，幽期密約，率以為常，拂牆花影，人無知者。女年及笄，父母擬為之議婚他族。偶有吹簫求鳳者栗姓，名西門，家擁厚資，貌亦翩翩，而女殊弗願。女父母仰其富，曲意承奉，至則必使女出見，與之周旋。女姿容秀麗，兩頰如菡萏凌風，曉霞將放，愈形其媚，西門亦深眷之。女母時以女意達西門，多所贈遺，而女弗知也。西門亦以珍異作答，恒致之女側，時誇其情深意厚，謂：「閱國中，年少而貌美、家豪而職貴如西門者，能有幾人？而彼意專注於汝，此固可遇而不可求者也，奈何交臂而失此良緣也哉？」女亦為心動，由此婚議遂定，急擇期成禮，延牧師誦經於會堂，為之合巹。是日賓朋畢集，儀文之盛，陳設之華，一時罕儷。

酒闌客散，新郎方擬入房，忽有美少年來招之出外，曰：「將以密事奉告。」新郎見其人初不相識，訝甚。其人即於懷中出一巨函，授新郎曰：「歸啟閱之自知。」匆促遽去。其人非他，約翰也。新郎既得書，到別室覽焉。斜行細字，格妙簪花，乃閨閣中女子手筆也。細審牘尾署名，則媚梨也。其中所言，皆願結為夫婦語，引誓山河，證盟日月，以至桑間私會，花下輸情，無不盡露紙上。西門不覺憤氣填膺，怒髮上指，抽壁間寶劍斲案曰：「不殺此一對野鴛鴦，何以泄我胸中鬱勃哉！」於篋中取六門手槍，逕入新房。女猶卸妝未睡，瞥睹生至，起而相迎，嫣然一笑，遽與接吻。生覺吹氣如蘭，玉頰相偎之際，冰肌滑膩無比，一縷幽情，如繭自縛。轉念：「天生麗質，殺之不祥。我自無福消受耳！」默不一言，仍返書齋，濡墨淋漓，急寫一札，與女訣別，以前函同作一緘，呼婢授女，閉門開槍自擊，轟然一聲，僕地殞命。

女得書，知事已露，急投之火中，以滅跡焉。啜泣竟夕，輾轉難安。思欲自殺，卒不能決。天明，知生自殺，闔家鼎沸，爭來問女，女泣言弗知。數日，漸有竊竊議女前事者。女度弗能容，遂大歸焉。父母戒勿令出外。久之，約翰前來省女，女父母命閨人絕之，而弗以告女。女獨居無伴，靜極思動。自念：「在己國中，必無問名者。不如作汗漫遊，藉豁襟抱。素聞中土繁華，遠勝歐洲，其人物之美麗，服飾之燦爛，山川之秀奇，物產之富庶，於天下首屈一指焉。」請於父母，航海東行。女父母許之，賚金錢萬鎊為行資。

甫登舟，見一華人自英旋華，容貌魁瑋，衣冠赫，船主謂女曰：「此中華貴官也。」客本驚女妖冶，思通款曲，遂以船主為介，與女執手為禮，而致慙慙焉。客略能操英國方言，女思學華語，每日倩客教導，遂相親密。詢知客姓豐，字玉田，在中土尚未有室。女思嫁之，私以終身訂。客謝曰：「貴國居處飲食，皆異於華。供養之費不貲，日食萬錢，猶嫌無下箸處。我寧人子耳，恐枳棘中非可以棲鸞鳳也。」女笑曰：「子將謂余不能耐貧苦哉？余西鄰有律麗者，貧家女子也。聞至華後設絳帳教授女徒，月得百金，可以自給。余亦可倣效其所行。況余囊中攜有五萬金，即存銀肆權子母，亦可無凍餒憂。子何必屑屑然多慮為哉？」客從之，於是遂成嘉耦，恩愛倍篤，跬步弗離。既抵香港，女即欲僦屋作久居計。客曰：「余北方人也，不能耐此炎。不如居漢臯，為南北適中之地，寒暖亦相均。」女曰：「余固欲遍歷中土一周，何處風土清嘉，即可托足焉。」客曰：「善。」遂道驚江，經歌浦，歷潯陽，漢臯。每至一地，盤桓匝月。繼欲覘皇都之壯麗，復自芝罘達析津，而至京師焉。女謂天下□□之盛，無如上海，由北言旋，遂寄一廬。

女於算法中尤善測量，能令槍炮命中及遠，無一虛發。當海疆告警，邊境騷然，女謂客曰：「子其行矣。大丈夫立功徼外，正在斯時。余也不才，竊願從君一往。苟不能立靖海氛，甘膺巨罰。」客曰：「卿一弱女子，而勇於赴敵如此，小戎、駟之風，復見於今矣。我乃不如巾幗，負此鬚眉矣。我其從卿行也。」即附兵船赴閩江。途中見有盜舟數艘，方劫掠商船，揚帆疾駛。女以紀限鏡儀測量遠近，告駕駛者曰：「是可擊而沈也。」眾皆狂笑之。女憤甚，命客裝儲藥彈若干，炮移置若干度，三發而沈三舟。眾於是乃歎其神。顧卒不能見用於時，落寞而歸。

約翰知女之游東土也，以為此行也必為己耳，蓋至華則無所約束，而曩日之盟庶可踐矣。急欲追蹤而至，而一時苦乏資斧，爰盡貨其所有，得金錢七百鎊。聞女囊中攜有重資，躍然喜曰：「但得見彼，則累累者悉歸我揮霍耳。」及至，訪女，屢不相值。後稔女已嫁華人，則忿然曰：「彼其之子，抑何負心乃爾！絮薄花浮，於今為信。我見必手刃之，必使男女雙雙殺卻，庶快我意！」因未識客之面目，恐致誤殺，特托人以重價購其小象，朝夕諦視之，恒伏伺要道，欲得而甘心焉。

女重回滬上，買屋虹口。精廬三椽，小園五畝，頗具蕭寂幽閒之致。延女師教以文字，居然能把筆學書，旁通說部；言語操華音，正如鶯簧乍轉，鸚舌初調，隔室聽之，幾不辨為西婦也。從客薄游江浙，易華妝作中國女子，倍形媚，惟嫌雲鬢微黃，秋波稍碧耳。裙下雙趺，不耐迫襪，乃著自制繡履，頭窄而跟圓，略乞靈於高底，雖行步婀娜，而體態益覺苗條。客喜曰：「卿肯如是裝束，即攜至家鄉，謬謂娶自南方者，亦復誰能識破哉？」女笑曰：「偶一為之，聊以解嘲；若日日效顰，殊覺強人以所難也。」女偕客陟虎阜，歷武陵，乘畫舫，蕩蘭漿，往來於莫愁西子湖中，見者皆驚其豔麗。往游留園，亦招武迎芷、金瑞卿諸校書前來侑觴，品評花月，均出其下，且並不知其為西方美人也。

一日，女偶閱西字日報，見有約翰名，已附輪舟從西土至此，不覺失驚。既而忿然曰：「此人以計殺我婿，幾陷我於死地，智狡而狠，豈復有些子情意哉？今日之來，殆為我也。我今已得所歸，豈復甘從汝敵人！俟其來，當以一言絕之；設或不然，願拚一命以殉彼，借以報我婿之仇，庶可見我婿於九幽之下。」女意已決，出外必攜小槍自隨，備不虞也。適車利厄馬戲自新洲來，往觀者寶馬香車，絡繹不絕。客與女相攜偕去。方當電邁馳之頃，約翰亦乘車而至。駛至通衢，兩車相並。約翰摘帽作禮，高呼問無恙。女香腮薄暈，若不相識。約翰意不能捨，其車或先之，或後之，口中喃喃問女住居何處。女殊不答，但揮約翰，令去勿隨。約翰隱作怒容，揮鞭策馬，疾馳而前。女睹約翰之容，暗露殺機，知必不善，揮手視懷中金錶，佯作遺物在家，令客下車往取，且謂客曰：「我待汝於戲場。當再乘別車來，毋匆匆行也。」女徘徊良久，始徐徐展輪，僅百數武，而約翰停車在前，若相待狀。見女獨至，謂有相就意，竟捨己車而登女車。女急推之下，損其肱，忿甚，以槍擬之，一發不中。方待再擊，女亦持槍於手，兩槍同發，並殲。逮客至，則已玉碎香消矣。乃泣而載屍歸，擇地葬焉，表其碣曰：「英國奇女子媚梨之墓。」